





<<新课标最佳阅读>>

内容概要

《童年》是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中的第一部，也是高尔基写得最投入、最富有魅力的作品。书中真实地描述了阿廖沙苦难的童年，深刻地勾勒出一幅19世纪俄国小市民阶层庸俗自私、空虚无聊的真实生动的图画，同时又展现了下层劳动人民的正直、纯朴、勤劳。



## &lt;&lt;新课标最佳阅读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插图：父亲四脚朝天地躺在地板上，房子窄小而昏暗。

他穿着一身白衣，光着脚，手指僵硬地打着弯儿。

他快乐的眼睛紧紧地闭上了，像是两个黑洞，脸色发黑，龇着牙咧着嘴，好像还在吓唬我。

母亲跪在父亲旁边，用那把我常常用来锯西瓜皮的小梳子，为父亲梳理着头发。

母亲围着红色的围裙，粗里粗气地自言自语着，眼泪不停地从她红肿的眼睛里涌出。

外祖母紧紧拉着我的手，她也在哭，甚至浑身发抖，以至于我的手也开始抖起来。

她极力把我推到父亲身边去，我不愿意去，我心里害怕！

我还从没见过这种阵势，有一种突如其来的恐惧。

外祖母不停地唠叨着：“快，跟爸爸告别吧！”

孩子，他还不应该走呀，可是他死了，你再也别想见到他了，亲爱的……”我一向信服我外祖母说的任何一句话。

尽管她现在穿了一身黑衣服，并且脑袋和眼睛都显得出奇的大，挺奇怪，也有些滑稽。

小的时候，我曾得过一场大病，一开始是父亲看护我，后来，外祖母来了，她来照顾我了。

“你从哪儿来的呀？”

“我问她。

“涅日涅呀，是坐船来的，要知道，水面上是不能走的，小鬼！”

“她答。

在水上不能走！

要坐船！

啊，太可笑了，太有意思了！

我家楼上住着几个大胡子波斯人，地下室住着贩卖羊皮的卡尔麦克老头儿，沿着楼梯，可以滑下去，要是摔倒了，就会头向下栽下去。

所有的这一切，我都非常熟悉，可我却从来没听说过从水上来的人。

“为什么叫我小鬼呢？”

“因为你多嘴多舌呀！”

“她笑嘻嘻地说。

从那一刻起，我就爱上了这个和气的老人，我希望她领着我立刻离开这儿。

因为我在这儿实在是太难受了。

母亲的哭声吓得我心神不定，她可是从来也没有这么软弱过，她一向是态度严厉的。

母亲人高马大，骨头坚硬，手劲儿特别大，她总是打扮得利利索索的。

可是如今不行了，衣服歪斜凌乱，乌七八糟的，以前的头发梳得光光的，贴在头上，像个亮亮的大帽子，现在都耷拉在赤裸的肩上。

她跪在那儿，有些头发碰到了爸爸的脸。

我在屋子里站了好半天了，可她看也不看我一眼，只是一个劲儿地为父亲梳着头，泪水哗哗地流。

门外叽叽喳喳地站着些人，有穿黑衣服的乡下人，也有警察。

“行啦，快点收拾吧！”

“警察不耐烦地吼叫着。

窗户用黑披肩遮着，来了一阵风，披肩被吹了起来，抖抖有声。

这声音让我想起了那次父亲带我去划船的事。

我们玩着玩着，突然天上一声雷响，吓得我大叫了一声。

父亲哈哈地笑起来，用膝盖夹住我，大声说：“别怕，没事儿！”

“想到这儿，我突然看见母亲费力地从地板上站了起来，可没站稳，仰面倒了下去，头发散在了地板上。

她双目紧闭，面孔铁青，也像父亲似的一咧嘴：“滚出去，阿列克塞！”

关上门。

## &lt;&lt;新课标最佳阅读&gt;&gt;

”外祖母一把推开我，冲门外喊着：“你们别怕，朋友们，为了基督，请离开这儿吧！”

”“这不是霍乱，这是生孩子，请原谅！”

”我嗖地一下跑到了角落里的一只箱子后面，母亲在地上打着滚儿，痛苦地呻吟着，把牙咬得山响。

外祖母跟着她在地上爬着，快乐地说：“噢，圣母保佑！”

以圣父圣子的名义，沃廖莎，挺住！”

”太可怕了！”

她们在父亲的身边滚来爬去，来回碰他，可他一动不动，好像还在笑！”

她们在地板上折腾了好半天，母亲有好几次站起来都又倒下了，外祖母则像一个奇怪的黑皮球，跟着母亲滚来滚去。

突然，在黑暗中，我听见一个孩子的哭声！”

“噢，感谢我的主，是男孩！”

”点着了蜡烛。”

后来的事儿我记不清了，也许是我在角落里睡着了。

我记忆中可以接上去的另外的印象，是坟场上荒凉的一角。

下着雨，我站在粘脚的小土丘上，看着他们把父亲的棺材放进了墓坑，坑里全是水，还有几只青蛙，有两只已经爬到了黄色的棺材盖上。

站在坟旁的，有我、外祖母、警察和两个手拿铁锹、脸色阴沉的乡下人。

雨点不停地打在大家的身上。

“埋吧，埋吧！”

”警察下着命令。”

外祖母又哭了起来，用一角头巾捂着脸。

乡下人立刻撅起屁股来，往坑里填土。

土打在水里，哗哗直响，那两只青蛙从棺材上跳了下来，往坑壁上爬，可是土块很快就又把它们打了下去。

“走吧，阿列克塞！”

”外祖母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我挣脱了，我不想走。”

“唉，真是的，上帝！”

”不知她是在埋怨我，还是在埋怨上帝。”

她默默地站在那儿，坟填平了，她还站在那儿，一动不动。

刮起风来，雨给刮走了。

两个乡下人用铁锹平着地，啪叽啪叽地响。

外祖母领着我，走在许多发黑的十字架之间，走向远远的教堂。

“你为什么不开哭？”

应该大哭一场才对！”

”走出坟场的围墙时，她说。”

“我不想哭。”

”“噢，不想哭，那就算了，不哭也好！”

”我很少哭，哭也是因为受了气，而不是因为疼什么的。”

我一哭，父亲就笑话我，而母亲则严厉地斥责我：“不许哭！”

”我们坐着一辆小马车，走在肮脏的街道上。”

街道很宽，两边都是深红色的房子。

“那两只青蛙还能出来吗？”

”“可能出不来了，可上帝会保佑它们的，没事儿！”

”不论是父亲，还是母亲，都没有这么频繁地念叨过上帝。”

几天以后，外祖母、母亲和我一起上了一艘轮船。

刚生下来的小弟弟死了，包着白布，外面缠着红色的带子，静静地躺在一张小桌子上。

我坐在包袱上，从小小的窗户向外望，外面泛着泡沫的浊水向后退着，溅起来的水花不时地打在窗户

## &lt;&lt;新课标最佳阅读&gt;&gt;

上。  
我本能地跳了起来。  
“噢，别怕！”  
”外祖母用她那双温暖的手把我抱了起来，又把我放到了包袱上。  
水面上灰雾茫茫，远方偶尔现出黑色的土地来，马上就又消失于浓雾之中了。  
周围的所有东西都在颤抖，只有母亲，双手枕于脑后，靠着船站着，一动不动。  
她脸色铁青，双眼紧闭，一声不响。  
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连衣服都变了，我觉得她越来越陌生了。  
外祖母常常对她说：“沃廖莎，吃一点儿东西吧，少吃点儿，好吗？”  
”母亲好像没听见，依旧一动不动。  
外祖母跟我说话总是轻声慢语的，和母亲说话声音就大了点儿，可也很小心，似乎还有点胆怯。  
她像是有点怕母亲，这使我和外祖母更亲近了。  
“什列多夫，那个水手呢？”  
”母亲突然愤怒地吼道。  
什么？  
什列多夫？  
水手？  
奇怪。  
走进来一个白头发的人，他穿着一身蓝衣服，拿着个木匣子。  
外祖母接过木匣，把小弟弟的尸体放了进去。  
她伸直了胳膊托着木匣走向门口，可她太胖了，要侧着身子才能挤过窄窄的舱门。  
她有点不知所措。  
“看你，妈妈！”  
”母亲叫了一声，夺过棺材，她俩走了。  
我还在舱里，打量着那个穿蓝衣服的人。  
“啊，小弟弟死了，是吧？”  
”“你是谁？”  
”“水手。”  
”“什列多夫呢？”  
”“是个城市。”  
你看，窗外就是！  
”窗外的雾气中时而露出移动着的黑土地，像是刚从大面包上切下来的圆圆的一块儿。  
“外祖母呢？”  
”“去埋你的小弟弟去了。”  
”“埋在地下？”  
”“不埋在地下埋在哪儿？”  
”我给他讲了埋葬父亲时埋了两只青蛙。  
他抱起我来，亲了亲。  
“啊，小朋友，有些事你还不懂！”  
用不着去可怜那些青蛙，可怜一下你的妈妈吧，你看她被折磨成了什么样子了！”  
”汽笛呜呜地响了。  
我知道这是船在叫，所以并不怕。  
那个水手赶紧放下我，跑了出去，边跑边说：“得快，得快！”  
”我不由自主地也跟着跑了起来。  
门外，昏暗的过道里一个人也没有。  
楼梯上镶的铜片闪着光。  
往上看，一些人背着包袱、提着提包在走动。

## &lt;&lt;新课标最佳阅读&gt;&gt;

他们要下船了，我也该下了。

可当我和大家一起走到甲板旁的踏板前时，有人对我嚷了起来：“这是谁的孩子啊？”

“我不知道我是谁的孩子。”

人们摸摸我、拍拍我，弄得我有点不知所措。

最后那个白头发的水手跑了过来，把我抱起来说：“噢，他是从舱里跑出来的，从阿斯特拉罕来。”

他把我抱回到舱里，扔在行李上，吓唬着我：“再乱跑我要揍你了！”

我呆坐着。

头顶上的脚步声、人声安静下来，轮船也不噗噗地响了，也停止了打颤。

舱里的窗户外边挡着一堵湿漉漉的墙，舱里黑黑的，行李好像都大了一圈儿，挤得我喘不过气来。

我就这样永远被扔在了船上？

我去开门，开不开，铜门把手根本就扭不动。

我抄起装牛奶的瓶子，拼命向门把手砸过去，瓶子碎了，牛奶顺着我的腿流进了靴子里。

我非常沮丧，躺在包袱上，悄悄地哭了起来。

最后，我含着泪水睡着了。

轮船的噗噗颤动把我吵醒了，舱里的窗户明晃晃的，像个小太阳。

外祖母坐在我身边，皱着眉头梳头，她不停地自言自语地念叨着。

她的头发特别多，密实地盖住了双肩、胸脯、膝盖，一直耷拉到地上。

她用一只手把头发从地上揽起来，费力地把那把显得很小的木梳梳进厚厚的头发里。

她的嘴唇不自觉地歪着，黑眼睛生气地盯着前面的头发，她的脸在大堆的头发里显得很小，显得很可笑。

她今天不高兴，不过我问她头发为什么这么长时，她的语调依然像昨天一样温柔：“这好像是上帝给我的惩罚，是他在让我梳这些该死的头发！”

年轻的时候，这是我炫耀的宝贝，可现在我诅咒它了！

睡吧，我的宝贝，天还早呢，太阳刚出来！

“我不睡了！”

“好，不睡就不睡了，”她立刻同意了，一面编着辫子，一面看了看躺在沙发上躺着的母亲，母亲躺在那儿，一动不动，像根木头。

“好了，你说说，昨天你怎么把牛奶瓶给打碎了？”

小点儿声告诉我！

“她的语气温柔又甜蜜，每个字都是那么有耐心，我记住了每个字。”

她笑的时候，黑色的眼珠亮亮的，闪出一种难以言表的愉快，她牙齿雪白，面孔虽然有点黑，可依旧显得年轻。

她脸上最煞风景的大概就是那个软塌塌的大鼻子、红鼻子头了。

她有一个黑色的鼻烟壶，也总是穿黑色的衣服，可黑色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是让人感到温暖的光明。

她胖胖的，有点驼背，举止却灵巧得很，像只大猫。

她一下子把我从黑暗中领出来，走进了光明，还为我周围的东西带来了耀眼的光环！

她是我永远的朋友，是我最了解的人，我和她最知心！

她无私的爱引导了我，让我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都绝不丧失生的勇气！

四十年前的这些日子，轮船这样缓缓地前行着。

我们坐了好几天才到涅日涅，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最初那美好的几天。

天空晴朗，我和外祖母整天都在甲板上待着。

伏尔加河静静地流淌，秋高气爽，天空澄澈，两岸的秋色很浓，一片收获前的景象。

橘红色的轮船逆流而上，轮桨缓缓地拍打着蓝色的水面，隆隆作响。

轮船后面拖着一只驳船。

驳船是灰色的，像只土鳖。

景走船移，两岸的景致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变化，城市、乡村、山川、大地，还有水面上飘着的那些金色的树叶。



## &lt;&lt;新课标最佳阅读&gt;&gt;

“啊，多美啊！”

外祖母容光焕发，在甲板上走来走去，兴奋地瞪大了眼睛。

她偶尔站住，立在那儿，看着河岸发呆，她两手交叉放在胸前，面带微笑，眼里含着泪水。我扯了扯她的黑裙子。

“噢，我好像睡着了！”

她一震。

“你为什么哭啊？”

“亲爱的宝贝，我哭是因为我太快乐了！”

我老了，你知道，我已经活了60年了！”

她闻了闻鼻烟，开始给我讲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，有善良的强盗，有妖魔鬼怪，也有圣人贤士。

她的声音很低，脸紧紧挨着我的脸，神秘地盯着我的眼睛，似乎从那里往我的眼睛里灌进了令人兴奋的力量。

她讲得流畅自然，非常好听，每次她讲完了，我总会说：“再讲一个！”

“好，好，再讲一个！”

“有一个灶神爷，坐在炉灶里，面条儿扎进了他的脚心，他哎哟哎哟地直叫：‘哎哟，疼啊，我受不了了，小老鼠！’”

讲着，外祖母抬起一只脚，晃来晃去，假装非常痛苦，好像她就是那个面条儿扎进了脚心的灶神。

和我一起听故事的还有船上的水手们，都是些留着胡子的高大的男人。

他们夸赞外祖母讲得好，说：“再讲一个，老太太！”

还说：“走，跟我们一起去吃晚饭！”

餐桌上，他们请外祖母喝伏特加，让我吃西瓜，还有香瓜。

不过，这一切都是偷偷进行的，因为船上有一人，禁止所有的人吃水果，他看见了会毫不犹豫地夺过水果并扔到河里去。

这个人穿的衣服有点像警察的制服，上面钉着铜扣子，整天像喝得醉醺醺的，人们都躲着他。

母亲极少到甲板上来，她躲着我们。

母亲身材高大而且挺拔，面孔铁青，辫子粗大，盘在头顶上，像王冠似的。

她永远沉默着，好像有一层看不透的雾笼罩着她，她那一双和外祖母一样的灰色的大眼睛，好像永远在从遥远的地方冷漠地观察着人世。

她曾经严厉地说：“妈妈，人家可都在笑话你呢！”

“我不在乎，尽管去笑话吧，让他们笑个痛快！”

我的头脑中还清晰地记得，外祖母一看见涅日涅，就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。

她兴奋地拉着我走到船舷旁边，大声地说：“你看看，啊，太美了！”

那就是涅日涅，天啊，多像神仙住的地方！”

你看，那是教堂，好像是在空中飞翔！”

她兴奋地几乎流出泪来，央求着我母亲：“沃廖莎，你快看看啊！”

“你可能把这地方都忘了吧？”

快看看呀，你会高兴的！”

母亲非常勉强地笑了一下。

轮船泊在了河当中。

河上挤满了船只，成百根桅杆耸向天空。

一只装满了人的船靠上了轮船，人们从船上搭好梯子，爬到了轮船的甲板上。

一个干瘦干瘦的老头儿走在最前面，他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，胡子是金黄色的，鼻子是弯的，眼睛是绿的。

“爸爸！”

母亲深沉而响亮地大喊了一声，扑到了他怀里。

他抱住母亲，抚摸着她的脸，声音很尖地喊着：“噢，傻孩子，怎么啦？”

## &lt;&lt;新课标最佳阅读&gt;&gt;

” “唉，你们这些人啊！”

”在这同时，外祖母则像个转起来的陀螺，一眨眼就和所有的人拥抱、亲吻过了。

她把我推到大家面前：“噢，快快，这是米罕罗舅舅，这是雅可夫舅舅，这是妮坦列娅舅妈，这两个表哥都叫撒沙，表姐叫卡杰琳娜！”

咱们都是一家人，怎么样，多不多？”

”外祖父问外祖母：“身体怎么样，老妈妈？”

”他们吻了三下。

外祖父把我从人堆中拉了出来：“你是谁啊？”

” “我从阿斯特拉罕上来，从船舱里跑出来的……” “噢，天啊，他说的什么呀！”

”外祖父问我母亲，没等我回答，就一把推开了我。

“啊，看看，颧骨跟他父亲一模一样！”

好了，下船吧！”

”下了船，沿着斜坡往上走，斜坡上铺着大个儿的鹅卵石，路的两侧全是枯黄的野草。

外祖父和我母亲走在队伍的最前面。

他的个头很小，刚到母亲的肩膀，他走路的速度很快，而母亲则像在空中漂浮着似的，俯视着他的父亲。

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两个舅舅：米霍亚舅舅的黑头发梳理得非常整齐，他像外祖父一样干瘦干瘦的，雅可夫舅舅的头发是浅色的，打着卷儿。

接下来是几个胖胖的女人，穿得很鲜艳，六个孩子跟在最后面，都默不作声。

和我走在同一排的是外祖母和小个子舅妈妮坦列娅。

小个子舅妈脸色苍白，蓝眼睛、大肚子，走起路来很吃力，常常要停下来喘气。

“哎哟，我可走不动了！”

”她嚷着。

“唉，他们干什么让你也来啊？”

真蠢！”

”外祖母骂道。

走在这群人中间，我感到很孤独，我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，连外祖母好像也变得跟我疏远了似的。

一开始我就最不喜欢外祖父，我闻到了他身上的敌意。

我既有点怕他，也有点好奇。

上了河岸，便看到了大街。

前面是一座低低的平房大院，粉红色的油漆已经非常肮脏了，房檐很低，窗户是凸出来的。

单看外观，你会觉得里面地方很大，可实际上里面被分成了许多间小房间，非常拥挤。

到处都是人，并且好像都在发脾气，大家怒气冲冲地走来走去，孩子们则像一群觅食的麻雀，窜来跳去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特别难闻的味儿。

院子里挂满了湿漉漉的布，满地都放着水桶，里面的水五颜六色，浸泡着布。

墙角的一个矮得贴了地的房子里，炉火烧得正旺，火上的大锅被煮开了，咕嘟嘟地一个劲儿响，蒸气里一个人在叫着：“紫檀——品红——硫酸盐。”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高尔基是伟大的文学家和杰出的社会活动家。  
苏联作家协会在他的组织下成立。  
他于1934年主持召开了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，培养文学新人，积极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。  
高尔基的作品自1907年就开始介绍到中国。  
他的优秀文学作品和论著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财富。  
列宁称他为“无产阶级艺术最杰出的代表”。

——媒体评论

<<新课标最佳阅读>>

编辑推荐

《新课标最佳阅读:童年》编辑推荐：高尔基是伟大的文学家和杰出的社会活动家。

苏联作家协会在他的组织下成立。

他于1934年主持召开了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，培养文学新人，积极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。

高尔基的作品自1907年就开始介绍到中国。

他的优秀文学作品和论著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财富。

列宁称他为“无产阶级艺术最杰出的代表”。

《新课标最佳阅读:童年》为新课标最佳阅读；那真中的梦，梦中的真，似音符谱写出人间最美的赞歌

。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开篇之作；解读精彩纷呈的精神世界，震撼人们心灵的精彩华章；完美演绎十九世纪俄国的社会生态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